

文·化·生·活·译·丛

夏日走过山间

美国“国家公园之父”
约翰·缪尔的盛夏日记

约翰·缪尔/著 陈雅云/译



文·化·生·活·译·丛

夏日走过山间

美国“国家公园之父”
约翰·缪尔的盛夏日记

约翰·缪尔/著

陈雅云/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夏日走过山间:美国“国家公园之父”约翰·缪尔的盛
夏日记/(美)缪尔著;陈雅云译. - 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1999.5

(文化生活译丛)

ISBN 7-108-01284-7

I. 夏… II. ①缪… ②陈… III. 日记-美国-现代 IV.
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1128 号

◆责任编辑 曾 藩

封面设计 张 红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编 100010)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宏文印刷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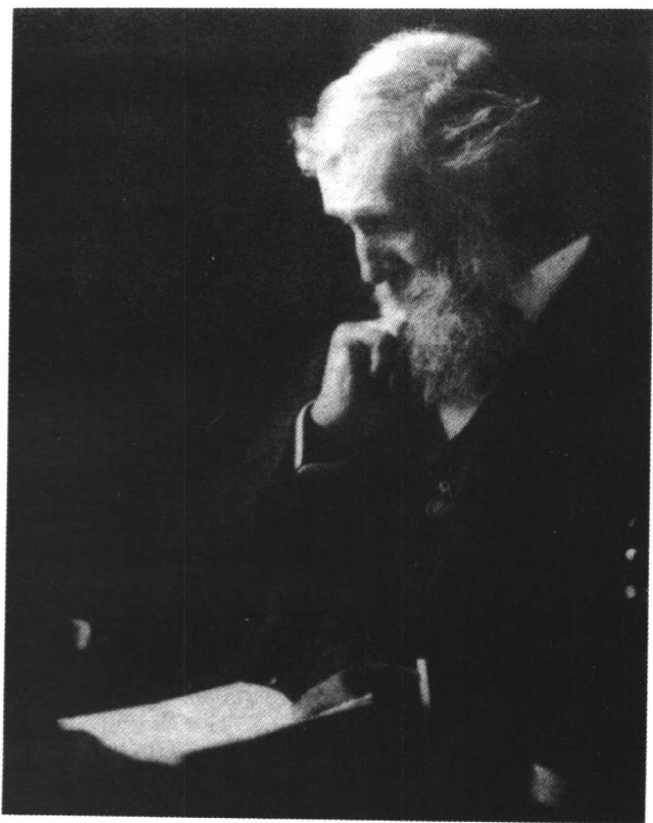
开本 787×1092 毫米 32 开 印张 7.875 150 千字

印数 00,001—10,000 册

199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108-01284-7/I·240 定价 11.80 元



John Muir

伴着羊群，越过山麓小丘

现在我们置身群山之中，
而群山也融入我们体内，
点燃我们心中的热情，使全身细胞都充塞着山的气息。
周遭的美，使血肉之躯变得像玻璃一样透明，
似乎已与这份美融为一体——
肉体仿佛已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
既非衰老、亦非年轻，
既无病恙、亦无健康，
只因一切都已成为不朽的永恒。

加州壮观的中央谷(Central Valley)只有两个季节——春天和夏天。每年十一月左右,第一场暴风雨为春天揭开序幕,接下来的几个月,大地是一片美丽的苍绿,繁花点点,但是到了五月底,所有的植物便干枯焦黄,失去生气,仿佛曾在烤箱内受过煎熬一样。

这时,无精打采、热得气喘吁吁的羊群和牛只,会被赶到凉爽高耸的内华达山区,享用青葱的牧草。我也很渴望能到山上一游,但是由于阮囊羞涩,几乎注定会碰到断粮的命运。对于四处流浪的人来说,面包问题向来令人苦恼;我辗转苦思,甚至试着说服自己干脆学习野生动物,随遇而安,捡食种子、莓果之类的东西充饥,悠闲地享受山间的乐趣,既不需担心金钱,也省去行李的束缚。恰在此时,以前曾雇我工作了几周的饲羊人狄蓝尼先生(Mr. Delaney)来找我,要我跟他的牧羊人和羊群一起前往麦瑟德河(Merced River)和土欧鲁米河(Tuolumne River)上游,那里恰好是最想去的地方。以当时的心情,我会接受任何能让我到山上去的工作,以重温去年夏天在优胜美地(Yosemite)的美妙经验。他告诉我,在雪融之际,羊群会穿过绵延的森林地带,逐渐往高山上移动,一旦碰到牧草丰盛的地方,便会多

停留几周。狄蓝尼先生同时向我保证，我可以自由地进行研究，不受任何拘束；我心想这些地方会是从事观察的好地点，或许我能以营地为中心，在方圆八到十英里的范围内尽情畅游，多认识一些动植物和岩石。但仔细评估后，我觉得自己实在不是做这份工作的适当人选，于是把自己的缺点毫不保留地告诉他，坦承自己对高山地形一无所知，不知道该横过哪一条溪，或该注意哪些会攻击羊群的野生动物等等。总而言之，因为山上有熊、郊狼、河流、峡谷以及令人容易迷路的多刺灌丛，我担心一半以上的羊可能会就此成为迷途的羔羊。幸运的是，狄蓝尼先生似乎认为这些缺点微不足道，反而告诉我，他主要的用意是想找一位信得过的人待在营地，监督牧羊人做好分内的事；他向我保证，这些看似棘手的问题到时都会自然地消失。同时，他更进一步鼓励我，既然牧羊人会负责所有牧羊的工作，那么我便可以尽情地研究植物、岩石和景观；而且，他会亲自陪我们走到第一个主要营地，等我们抵达地势更高的地方后，他也会不时到营地探望我们，为我们添加补给品，看看一切是否顺利。于是我决定与他们同行，不过，当我看到一只只憨傻的绵羊蹦蹦跳跳地进入羊圈狭窄的栅门，以便让主人清点只数时，心中仍不免担心：这二千零五十只绵羊中，有许多可能永远都回不了家。

我很幸运有一只杰出的圣伯纳犬做伴。它的主人是位猎人，和我只是点头之交，但是他一听说我将在内华达山区度过整个夏日便立刻来找我，请求我带他最疼爱的狗——

卡洛——同行；他担心若是它整个夏天都得待在平原的话，一定会熬不过酷热的暑气。他对我说：“我相信你会好好照顾它。它很听话，不仅熟悉山里所有的动物，又会看守营地、帮忙牧羊，你会发现它既能干又忠实。”卡洛知道我们在谈论它，目光不断在我们脸上流连，看着它专注倾听的神情，我不禁开始幻想它听得懂人话。我叫了它的名字，问它是否愿意与我同行，它眼中闪烁着聪慧的光芒，直视着我的脸，然后再看看主人。猎人的手比向我，做了个允许的手势后，就轻拍卡洛跟它道别，卡洛于是安静地跟在我身后，它似乎完全了解我们刚才所说的话，而且像是已经认识了我一辈子。

一八六九年六月三日

早晨时，粮食、野营用的水壶、毛毯以及压草器等物品都已在两匹马身上捆绑妥当，羊群朝山麓小丘出发，我们则在尘土飞扬中从容地前进：高瘦的狄蓝尼先生负责带领驮重物的马，他锐利如刀削般的侧面轮廓像极了“唐吉河德”；高傲的比利是牧羊人；另外还有一位中国人，以及一位掘食族印第安人(Digger Indian)会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协助将羊群赶到灌木丛生的山麓小丘上；此外就是我，只带了笔记本，系在腰间。

我们从土欧鲁米河南边靠近法兰西沙洲(French Bar)的农场出发，含金的变质板岩所构成的山麓小丘，就是从那儿延伸至中央谷的矿层地形之下。我们还走不到一英里，

一些识途老羊就露出兴奋好奇的神情，热切地朝前奔去，显然它们想起了去年夏天在山上享用过的美味牧草。一瞬间，羊群因希望而骚动起来，母羊呼唤着小羊，小羊也立即出声回答，叫声令人惊讶地极富人性；它们颤抖的温情呼唤声，不时会因为咬了满口的枯草而时断时续。羊群似潮浪般涌上山坡，但在近似噪嚷的咩叫声中，母羊和小羊却从不会错认彼此的声音。有时小羊倦了，在令人窒息的沙尘中昏昏欲睡而没有回答母羊的呼唤，那么母羊一定会回头寻找，穿过羊群跑回小羊最后传来声音的地方，直到找到小羊后才会安心；也许对我们而言，羊都长得一个样，咩叫声也都差不多，但母羊却能在千只小羊中，认出自己的孩子。

羊群每小时大约只移动一英里，看起来像个不规则的三角形，底宽约一百码，长约一百五十码。歪斜的尖端不断地变化，由最强壮的觅食羊只构成，它们是所谓的“领导者”，急切地在岩石和灌木丛间搜寻青草和树叶，其中最积极的羊散布在三角形“主体”参差不齐的两侧；小羊和老弱的母羊则闲散地落在后面，形成三角形的“尾部”。

午时的酷热令人难以忍受，可怜的羊儿们不停地喘气，想在每块有树荫的地方驻足，看来令人心生不忍；而我们则顶着刺目的烈阳，目光渴望地搜寻着白雪皑皑的山峦和溪流，但却毫无所获。眼前只有绵延起伏的丘峦，乔木、灌木和外露的板岩凌乱地四下散布，使得坡面显得崎岖不平。这里的乔木大部分都是蓝栎，高约三十至四十英尺，浅蓝绿

色的树叶配上白色的树身，稀疏地生长在野火无法烧及的薄土上或岩缝间。许多外露的板岩突兀地矗立在枯黄的草叶间，锐利的岩面上地衣密布，看起来就像一冢冢乱葬岗上的墓石。除了蓝栎和四五种熊果属及滨枣属外，山麓小丘上的植物大致和平原上的差不多。我曾看过这儿的早春景色，那时这里就像个迷人的花园，鸟语花香，蜂儿飞舞，但是现在炙人的天气却使万物变得死气沉沉。地面龟裂，蜥蜴在岩石上爬动，为数惊人的蚂蚁则以坚强不屈的斗志，排列成长长的队伍收集食物，脆弱的生命火花在酷热下反而燃烧得更旺盛。它们曝晒于如此无情的烈日下，却没有在几秒钟内被烤成焦炭，实在令人惊叹。有些响尾蛇盘蜷着身躯躺在荒僻之处，但并不多见。一向聒噪的喜鹊和鸦现在也沉默不语，混杂地立在最阴凉的树荫下，鸟嘴大张、翅膀低垂，被热气闷窒得说不出话来；鹌鹑则尽可能地躲在阴凉的地方，待在附近少数几个微温的咸水池塘旁。林兔在滨枣属的树荫间穿梭，偶尔还可看到长耳野兔轻快优雅地跑过空旷的野地。

中午在树丛中短暂休息后，饱受烟尘呛咳之苦的可怜羊群再度被催赶上路，继续前进越过灌木丛生的山丘；但是眼前的山径却愈走愈模糊，恰巧在我们最需要导引时消失无踪，于是我们被迫停下来观察四周的形势，辨识目前所在的位置。那位中国人似乎认为我们已经迷路，以洋泾浜英语喋喋不休地叨念着灌木丛太茂密之类的话，那名印第安人则沉默地察看起伏的山脊和峡谷，试着寻找通路。在奋

力穿越荆棘密布的丛林后，我们终于发现一条通往考特村(Coulterville)的路，于是就顺着那条路走到一个干燥的牧场，准备在那儿扎营过夜，一小时后，太阳就西沉了。

在山麓小丘上和一群羊一起扎营是件既简单又容易的事，但却不是什么愉快的经验。日落前，羊群在牧羊人的监视下，汲汲营营地附近寻找任何可吃之物，其他人则忙着收集木柴、生火煮饭、整理行李和喂马等等。薄暮时分，疲倦的羊群都被赶到营地附近最高的空地上，愉快地挤成一堆，等每只母羊都找到自己的孩子、喂它们吃完奶后，所有的羊都躺下来，安睡入梦，直到早晨来临前都不需要我们操心。

听到一声大喊：“食物！”大家就知道要吃晚饭了。每个人都端着锡盘，自己动手舀炖锅和煎锅里的食物，一边闲聊着露营的事，诸如喂羊、矿藏、郊狼、熊，或是以前采金矿那一段难忘岁月里所发生的冒险故事。那位印第安人一直待在不显眼的地方，沉默不语，仿佛和我们不同族类似的。吃饱了饭，也喂饱了狗之后，想抽烟的人坐在营火旁过过瘾，在饱足感和烟草的影响下，他们的脸上浮现近乎神圣的平静神情，和圣人在沉思时所焕发的忘我光彩差不多。接着他们会像是好梦初醒似地，突然叹口气或是发出咕啞声，把烟管中的烟灰弹掉，然后打个呵欠，凝视营火一阵子后说：“唔，我要去睡了。”语毕立刻消失在各自的毯子下。此时，闪烁不定的营火会继续闷烧一两个小时才会熄灭；星光愈形灿烂；浣熊、郊狼和猫头鹰的啼声此起彼伏，划过宁

静的夜空；蟋蟀和雨蛙快乐的歌声则谱成流畅悠扬的乐章，在夜空中回荡，它们的歌声如此契合且充满活力，像是已与黑夜融成一体。惟一不和谐的声音是入睡者的鼾声以及羊儿们因为喉中堆积的灰尘而发出的呛咳声。星光下，羊群看起来就像一张灰色的大毛毯。

六月四日

拂晓时，营地开始骚动起来。早餐只有三样东西：咖啡、熏肉和豆子；吃完早餐后，我们很快地把碗盘洗净，整理行囊。羊群的咩叫声约在日出时响起，母羊一站起来，小羊就立刻蹦蹦跳跳地跑过去，用头磨蹭母亲，跟它要早餐吃。等上千只的小羊都吃完奶后，整批羊群就开始啃啮青草，并四下散开。饿极的阉羊焦躁地带头往前冲，但是仍不敢离羊群太远。在比利、印第安人和中国人的驱赶下，羊群沿着单调沉闷的路往前走，在宽约四分之一英里的路上寻找少得可怜的食物。在我们之前已经有数批羊群经过这里，因此无论是绿叶或枯叶都所剩无几，也因此我们大约必须再走上二三十英里的路，尽快把饥饿的羊群赶过热气奔腾的秃丘，前往最近的牧草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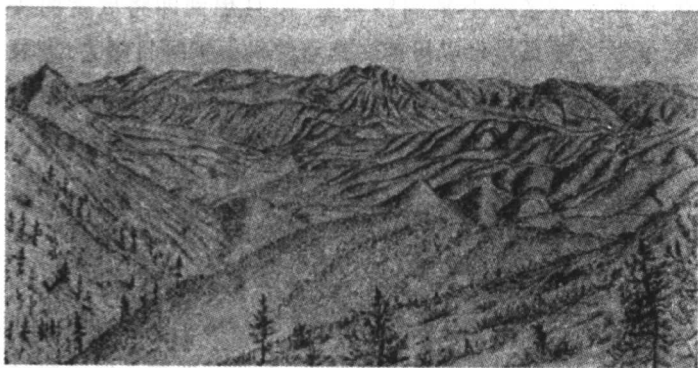
驮物的马匹仍由“唐吉诃德”带领，他把沉重的来福枪架在肩上，以防熊或狼的突然出现。今天和第一天一样热气逼人，路上也依旧尘土飞扬，我们越过一片片坡度平缓的棕色丘陵，沿路看到的植物几乎都一成不变，惟独多了一种长相奇特的赛宾松聚集成一丛丛小树林，或错落地散布在

蓝栎之间。这些赛宾松的树干拔地而起，大约长到十五或二十英尺高时，才开始分为两根以上的分枝，有的向外斜生，有的则几近笔直地生长，其上布满恣意横生的枝桠和细长的灰色针叶，但是几乎没有形成什么树荫。就其一般的外观看来，它们不像松，反倒像棕榈；它们的球果长约六到七英寸，直径约五英寸，非常重，掉落后也不容易腐坏，所以树下的地面上就像是铺了一层球果地毯。这些松球富含上乘的松脂，能点燃极亮的营火，仅次于我曾见过最美丽的燃料——玉蜀黍穗。“唐吉诃德”还告诉我，掘食族印第安人大量收集这些赛宾松球内的松子作为食物，它们的大小及硬壳都和榛实差不多——适于供奉众神的珍饈和火焰，竟出自同一种果实之身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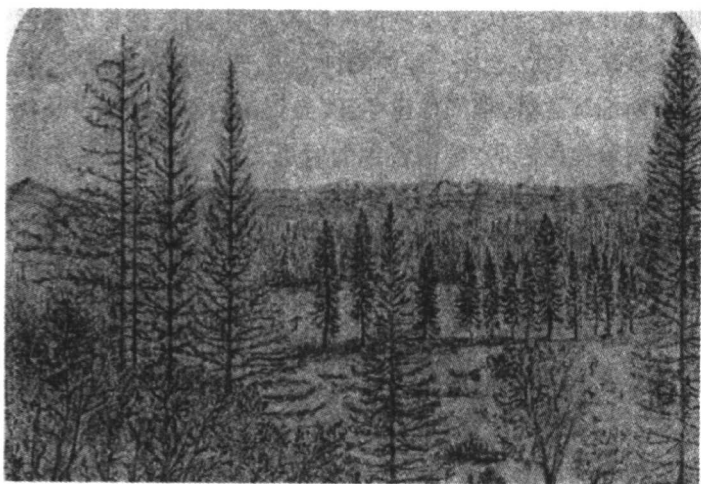
六月五日

早晨时，伴着云海似的羊群缓慢地向上爬了几小时后，我们终于登上皮诺布兰科峰(Pino Blanco)侧第一块轮廓分明的台地。我对赛宾松实在非常感兴趣，它们清奇傲立的英姿和肖似棕榈的奇异外观，在在使我渴望用画笔捕捉它们的风采，然而在兴奋之余，作画的成果却不很丰实。不过，我还是设法停留了足够的时间，完成一张差强人意的素描作品，描绘皮诺布兰科峰西南侧的风光，那儿有一小块田地和葡萄园，还有一条可供灌溉的溪流顺着路缘流泄而下，形成美丽的瀑布，奔赴下方的峡谷。

登上第一块台地时，站在一千英尺左右的高度，四野苍



麦瑟德河，荷斯休弯道。



第二个平台。

位于考特村上方、格里利锯木场附近，亦是主要森林带的边缘。

苍，心旷神怡之感不禁油然而生，而且想到即将欣赏的美景，雀跃之情更是难以自抑。抱着这种心情凝目望去，麦瑟德河谷撼人心扉的景观——荷斯休弯道（Horseshoe Bend）——赫然盈满眼帘，这片壮丽的大自然似乎正发出千百种美妙的呼唤声。眼前向下延伸的陡峭斜坡上，稀疏地散布着松树和熊果灌丛，而阳光则在它们之间的空旷处展现其热情；略为远眺，一片片形状优美的丘陵与山脊，层层交叠地向远方延展，愈行愈高，最后幻化为山峦。这一片起伏的大地，处处都是蓬生的灌丛，大部分都是艾德诺斯特玛属植物，它们是如此地繁茂，丛丛相连，其间没有任何乔木或裸地，看起来就像一张柔软舒适的大绒毯。放眼望去，则见起伏不定、茂密厚实的绿海向前无尽延伸，就像苏格兰的石南丛一样。这片大地的刻蚀痕迹，无论是主要线条、或是精雕细琢之处，都同样出色；波光粼粼的河水蜿蜒于一片壮观高耸的巨岩间，曾遭侵蚀的岩层上不但没有任何参差的尖角，反而形成无数优美光滑的褶皱，仿佛这些从变质板岩中仔细雕出的凹槽凸脊，全都被细心地抹平过，没有留下一丝斧凿痕迹。这片呈现设计艺术的大地，像是人类最巧夺天工的雕刻品；其震撼之美，令人赞叹！我敬畏地看着眼前的盛景，觉得自己可以为它抛弃一切，也愿意以满心的愉悦，穷毕生之力，探究到底是什么力量形成这些特色、岩石、动植物和神奇的天气。这儿由天至地，处处都是不可思议的美，它从亘古以来就已存在，而且仍在持续不断地变化中。我一再地凝视，不断地发出渴慕的赞叹，直到满身尘土

的羊群和人马都已远行至视线之外，才仓促地写下笔记、画张素描，但其实这些都是多余之举，因为这片人间仙境的色彩、线条和风情，早已深深刻画在我脑海中、烙印在我心上，永远都不会褪色。

这迷人的一天至傍晚时变得凉爽宁静，天空没有一片云彩，却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闪电不断劈过天际；一团团云状的白亮光体劈落在树林和灌木丛间，像是在威斯康辛州草地上急速飞舞的萤火虫，反倒不像所谓的“野火”。竖立的马尾巴，以及毛毯上闪现的火星，显示着空气中充满了静电。

六月六日

越过一片片微波般起伏不定的丘陵地带后，我们抵达了这片山脉上第二块可以称之为台地或高原的地方。当然，此时周遭的植物种类也开始发生变化。在空旷的地方仍可看到许多低地菊科、一些蝴蝶百合，以及另外几种引人注目的百合科植物；但是在这种高度，山麓小丘上特有的蓝栎已不复见踪迹，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高大优美的落叶树种——加州栎，它们的叶子呈深裂缘状，别具风姿的树干上有许多分枝，树冠则丰满宽阔、造型优美。这儿的高度约在二千五百英尺左右，刚好接近针叶林带的下缘，林中大部分都是芒刺松，间或掺杂着一些糖松。现在我们置身于群山之中，而群山也融入我们的体内，点燃我们心中的热情，颤动我们的心弦，使全身每个毛孔和细胞都充塞着山的气息。